

美国中东新战略及中东核问题

中东国家核选择动因比较

周士新

摘要：国家寻求核技术主要出于核武器和核民用两个目的，具有政治、安全和经济三重动因，核选择必须满足动因的需要才能够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中东国家核选择动因不仅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影响，而且受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对中东国家核选择执行多重标准，中东国家采取了模糊、强硬与温和的核政策。伊朗核问题的曲折变化集中反映了伊朗核计划与其动机存在非契合性，当前正处于微妙的阶段。

关键词：中东安全；核选择动因；美国中东政策；伊朗核问题

作者简介：周士新，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40）。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3-0046-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4月11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伊朗已建成首座核燃料工厂，标志伊已掌握核燃料生产技术。几乎与此同时，2009年4月1日，以色列新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能有效遏制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以色列军方将不排除对伊朗可疑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认为伊朗在发展核武器，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伊朗谴责以色列不仅阻挠国际社会核查以色列核设施，而且企图遏制伊朗发展和平性质的核能计划。中东国家之间围绕核计划而产生的分歧与冲突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前，许多国家正在或即将发展核计划，中东地区掀起了发展核计划、寻求掌握核技术的狂潮。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分析中东国家选择发展核计划的动因、美国中东核战略对中东国家核选择影响的基础上，以当前伊朗核计划的进程为案例，阐明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途径与前景。

一、中东国家的核选择动因

从最终目标来看，国家寻求核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核武器。核武器被许多国家认为是防御或进攻的绝对力量。从进攻方面看，核武器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让对手难以防御，被迫接受对自己提出的条件；从防御方面看，核武器具有“相互确保摧毁（MAD）”或者抗击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使对手不敢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国家寻求核武器基本上出于安全原因。^{[1]16-18}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均拥有核武器，而且均拥有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2]195}这往往使其他国家认为，核武器就是国家实力强大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享有尊严的标志，从而极力寻求拥有核武器。第二是核民用选择，主要体现在核技术用于工业、发电、医疗、物理、化学和农业研究等。国家寻求民用核技术具有多重利益：首先，国际社会没有理由阻止任何国家寻求核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技术援助条例》，甚至有向申请发展民用核选择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物质支

持等方面便利的责任与义务；其次，民用核能经济环保，回报较高，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3]72}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再次，核民用技术是一种多学科综合应用技术，可以提升国家的科技水平，增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后，核民用选择往往直接关系国家民生事业，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容易获得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促进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总体来看，国家核选择政策决定着核计划与核活动的性质。一个国家的核选择政策可能随着国内外政治安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二战以来，许多中东国家试图寻求发展核计划，在政治、安全、经济方面的动机随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决定着这些国家核计划的性质与趋向。具体来看，中东国家核选择的动机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安全动机，以以色列为主要代表。^{[4]206-214}建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至少六次大规模战争，长期战争恶化了以色列的地缘环境。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以色列利用 1953 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和平使用原子能倡议》，与美国合作开发核技术。以色列这一核选择的初衷并不具有军事性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在美苏干预下，被迫放弃西奈半岛，开始寻求发展自己的终极武器，保障国家绝对安全。以色列利用法美矛盾和法以友好关系的有利条件，与法国合作在内格夫沙漠建造了迪莫纳秘密核反应堆，生产制造核武器的材料钚。1964 年，分离钚的成套设备装配完成，并开始运转。^{[5]119-120}1966 年，以色列就已经完成了核武器计划的研究和开发阶段，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多少反应时间就渡过了易受攻击的转型时期。1970 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以色列已事实上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开始在战场上处于绝对劣势，但正是以色列的核威慑能力促使埃及只发动了一场有限战争，并迫使美国唯恐以色列使用核武器，在关键时刻转而支持以色列，为以色列反攻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时间与战略物资。

第二，经济动机，以埃及为代表。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寻求核技术的国家之一。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在中东战争中屡次失利，埃及一度希望寻求核武器。^[6]但是在冷战两极格局下，埃及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随着埃以关系缓和，埃及核选择的安全动因减弱，经济动因增强。然而，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导致埃及在相当长时期暂停了核活动。20 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改善，国际民用核技术日趋成熟以及埃及经济发展遭遇严重的能源瓶颈，埃及政府又提出了寻求核民用选择的计划。当前，埃及两座小型核反应堆只能进行基础性科学研究，既不能用来发电，也不能生产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钚。从目前国际形势看，埃及发展核民用选择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将对埃及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政治动机，以伊朗为例。在中东政治棋盘上，伊朗在地缘和能源方面都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伊朗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寻求核技术时，与美国具有同盟关系，缺乏寻求核武器的安全理由。1975 年，巴列维国王曾声称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前景相对于美苏核武器来说是相当“荒谬的”^[7]，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伊朗的国家安全。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减弱了其寻求核技术的经济动因。因此，伊朗寻求核技术主要是出于政治动因，巴列维曾表示，伊朗要在科技方面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即使在当前，伊朗坚决主张发展和平性质的核计划也是出于政治动力，希望成为伊斯兰世界对抗美国的领导者。

由于国家寻求核技术的动因会出现严重错位问题，国际社会常猜疑、干预甚至干涉中东一些国家的核活动。中东国家寻求核技术的动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和平性质的核计划可能被他认为发展核武器。因此，以色列模糊的核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它们强烈要求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及附加议定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核查，消除中东地区安全隐患。作为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与以色列针锋相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寻求核技术始终遭到国际社会和以色列的严重质疑，在以色列暗中阻挠和美国的干预下，埃及核技术在近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大影响了埃及发展核能的积极性。在冷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上，

美以不希望看到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试图采取强制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

二、美国对中东国家核选择动因的影响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和重大威胁，而二者的结合更是美国的“梦魇”。如果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颠覆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是试图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通过“更迭萨达姆政权”、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战略步骤。由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因此，阻止其他国家尤其是反美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就成为美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目标。

中东核安全战略始终是美国中东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国中东安全战略奉行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在以色列、阿拉伯世界、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维持一种战略平衡，迫使它们接受、“邀请”美国参与、干预中东地区事务；二是稳定与以色列的战略关系。根据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在美国中东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及身份认同，美国中东核安全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不同政策：暧昧袒护、遏制打压和介入控制。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中东安全局势的变化，美国中东核安全战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同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第一，对以色列核计划的暧昧袒护政策。以色列与美国具有相近的利益契合点，即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31-41}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能够有效地依靠和利用的国家。因此，约翰逊政府曾拒绝将对以色列军售与要求以色列政府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挂钩。^{[9]56-69}以色列梅厄政府曾与尼克松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以色列不试验核武器也不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作为回报，美国政府承认“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已成为既成事实”，停止强制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1979年，美国参议院甚至否决了“向以色列提供特别援助必须以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作为前提条件”的修正案。^{[10]53-70}

第二，对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国核计划采取遏制打压政策。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些国家的核选择主要源于安全动因，最终目标是寻求制衡以色列潜在核威慑的核武器。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核计划不仅可能改变中东安全均势，引发伊朗加速发展核计划，而且可能刺激其他阿拉伯国家寻求核武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执行强硬的反美政策，其核计划可能威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11]31-47}伊朗核选择可能提升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成为中东地区反美国家的领袖。美国的遏制政策主要体现在经济制裁、外交围堵和军事干预等形式。美国政府认为，虽然两伊战争严重削弱了伊拉克的整体实力，但萨达姆政权并未放弃核计划。1991年，美国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联合其他国家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战后对伊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借助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彻底核查了伊拉克的核计划及核活动。^{[12]275-303}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隐瞒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第三，对埃及、海合会等国的介入控制政策。埃及与以色列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实现了稳定的外交关系。海合会成员国的核选择只是停留在宣言与计划中，尚未付诸实践。美国政府既不积极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这些国家发展核计划。由于这些国家核选择尚需要从外部获得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美国政府希望与这些国家进行核合作，将它们的核发展纳入到美国的中东核安全战略中，既可以控制这些国家核活动的进程和方向，也可以通过输出核技术而赚取利润。

美国中东核政策的战略目标是阻止中东核扩散，减少中东地区核扩散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核计划采取宽容态度，而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核选择则采取控制政策，将它们任何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行为均视为异端。在美国中东核安全战略的影响下，中东国家核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对外决策者并不承

认本国是否拥有核武器，但是具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核武器确实存在，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认知及战略行为。”^{[13]19}以色列政府选择核模糊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以色列政府既希望维持自己实际已经拥有的潜在核威慑，又希望其对外政策能够避免过多羁绊。一旦以色列政府宣称自己拥有核武库，就会招致诸多严重后果：首先，推动甚至迫使周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试图获得核武器以保障国家安全；其次，在未来的阿以冲突中，以色列核设施、与核有关的指挥中心及其他目标可能成为敌对国家先发制人打击的重要目标；再次，冷战后，可能会为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核力量提供正当理由，促使美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难以继续偏袒以色列。

第二，伊拉克、伊朗与利比亚的强硬核政策。作为海湾地区的强国，伊拉克发展核计划的初衷是应对来自伊朗巴列维政权从事核活动的威胁。^{[14]135}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霍梅尼政权停止了核计划。伊拉克逐渐将制衡以色列的核能力作为树立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大国形象、应对伊斯兰革命的主要手段之一。以色列将伊拉克核计划视为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安全威胁，乘两伊战争之机，一举摧毁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设施。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认为，萨达姆政权为了终结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雪洗阿拉伯世界所遭受的屈辱，会更加坚定地发展核计划，但其核活动隐蔽性可能更强。^{[15]356}海湾战争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对伊拉克核设施进行了严格核查^[26]，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则以“猫鼠游戏”及战争边缘政策应对核查。2003年6月1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境内纳坦兹核设施中探测到高度浓缩铀（HEU）的痕迹，伊朗核问题迅速成为中东重要热点问题。伊朗宣称其核计划主要用来建造核电站及工业、医疗等民用研究，具有和平性质，反对他国干预其核活动。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严厉制裁伊朗的决议，甚至单独对伊朗实施制裁。然而，伊朗并未作出让步。2008年1月29日，伊朗开始安装运行新一代次临界离心机（IR-2型），提高了浓缩铀速度。2009年4月9日，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加扎德宣布，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核设施拥有大约7000台离心机正在运转。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曾多次宣称阿拉伯世界应有自己的核武器。因此，国际社会普遍怀疑利比亚发展核计划的真正动机。1981年，苏联向利比亚提供的IRT-1型核反应堆开始运转。另外，利比亚曾与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都进行过接触。2001年，利比亚获得了1.87吨六氟化铀，能够装备一个小型中试浓缩核设施。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与劝诱下，利比亚宣布彻底放弃了核武器计划。2003年12月19日，利宣布彻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允许国际社会彻底核查其核计划与核设施^{[16]47-86}。2004年3月10日，利比亚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

第三，埃及与海合会国家的温和核政策。1961年，埃及从苏联进口了一座2兆瓦的核反应堆，不具备生产武器级核材料的能力，苏联方面也一直控制着核废料的处理工作。1992年，埃及通过招标与阿根廷签署协议，在因萨斯建造了一座22兆瓦的核反应堆。该反应堆于1998年正式运转，一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之下。埃及政府强调，核能计划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纯粹的和平性质。^[17]沙特政府也反复强调，只发展具有和平性质的民用核设施。阿联酋政府允诺将投资1000万美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建造国际原子能机构拥有和管理的低浓缩铀储备库，发展和平性质的核电。^[18]

三、中东国家核选择的发展趋向——以伊朗为例

伊朗核计划自巴列维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也未成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恶化，相互逐渐形成强烈的敌对意识，美国日益关注伊朗核计划。当前，伊朗浓缩铀活动取得了进展，并存在隐瞒核活动、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历史，许多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国际社会质疑其核计划的性质。因此，伊朗核问题是历史情结和现实原因、客观情况与主观判断相结合的产物。

从核选择动因来看,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前景有两种:一、武器化,即军事化。伊朗核计划武器化的倾向仍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拒绝暂停浓缩铀活动,浓缩铀是核计划武器化的重要步骤,一旦伊朗拥有足够的高浓缩铀,就有可能生产出核武器^[19];其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在当前已并非高不可攀,美国很难阻止伊朗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核武器技术;再次,由于伊朗具有一定的军事威慑能力,美国有 insufficient 的政治意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核设施,终结伊朗核计划;最后,伊朗国内部分决策者及社会舆论主张发展核武器,具有要求以“核”抗美、拥“核”崛起的冲动。然而,伊朗必须确保其核计划在成功之前处于极度保密状态,否则很可能遭到美国或以色列的军事轰炸。虽然美国或以色列对轰炸伊朗核设施较为谨慎,但一旦美以获得关于伊朗核计划武器化的准确情报,并能够保证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美以很可能会孤注一掷,通过军事手段消除伊朗核计划对美以构成的安全威胁。

二、非武器化,即民用化。伊朗核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国际社会基本上容许伊朗的发展具有和平性质的核计划;其次,遭受外来干预的可能性小,可以规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制裁乃至武力威胁;再次,伊朗外交环境能够得到较大改善,甚至美伊关系都存在改善的可能性;最后,国际社会将认定伊朗是一个诚信的、负责任的国家。作为一种国际地位象征,伊朗核计划的非武器化同样能够增强伊朗的综合国力,提升伊朗民族尊严。

伊朗核问题的发展前景也主要存在两种可能:一、武力解决。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使用武力解决伊核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首先,美伊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美国军事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其次,伊朗对中东政治的影响增大,与伊拉克什叶派、阿富汗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关系密切^{[20]139-150},有可能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再次,伊朗核问题的负面示范效应在中东地区开始显现,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寻求“拥核崛起或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一旦失控,中东地区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最后,一旦成功改变了伊朗政权,中东其他国家的仇美反美势力将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将更加牢固,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然而,美国对伊朗动武存在极大的局限性:首先,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的牵制,对伊朗动武意味着美国必须在伊拉克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否则一旦失利,美国在伊拉克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其次,伊朗具有极强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对伊朗而言,初战即决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使用全部军事力量,重创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削弱美国继续战争的政治意志。伊朗地形复杂,核设施隐蔽性较强,美国的袭击和轰炸难以摧毁伊朗全部核设施;再次,难以组织一个团结高效的国际反伊联合阵线。中俄欧等国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武力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最后,军事行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整个中东地区的生态环境灾难;伊朗石油减产,引发世界能源危机;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扩散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矛盾加剧等。

二、外交途径。伊朗核问题不仅是伊朗发展核计划挑战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问题,而且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以核问题为借口寻求实现突破与伊朗关系的问题。伊朗和美国都不愿失分太多,或付出太高代价。伊朗完全澄清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成为解决伊核问题的症结,基本上能够满足美伊双方的战略预期:伊朗能够发展核计划,美国能够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制继续监督、限制伊核计划,确保其和平性质。

制裁取决于外交谈判结果,是为了激活外交,而不是为外交设置障碍。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对伊朗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看,通过外交协商谈判,伊朗会争取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并可能获得国家安全的保障,改善伊朗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伊朗也可以利用暂停的时间提高核技术水平,为伊完全自主拥有核技术奠定基础;从反面看,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并不代表国际社会允许其发展核武器计划,而是要求伊朗按照《核不扩散条约》及附加议定书实施核计划。伊朗部分民众可能认为伊朗现政权在与国际社会谈判过程中相对软弱,减少对

现政权支持力度。美国或国际社会也可能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

对美国来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看，确保伊朗核计划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维持和平性质，为美国腾出较多的战略资源、防范其全球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如果伊朗今后再次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美国会更有信心强制伊朗回到与国际社会合作的轨道上，美伊紧张关系可能得到缓和；从反面看，伊朗的常规军事实力、生化武器威胁以及政治宗教影响仍然存在。美国仍需要解决比伊核问题更为棘手的伊朗问题。伊朗仍将可能继续其核计划，伊核问题仍有再爆发的可能。美伊关系不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从目前形势来看，伊核计划的非武器化可能性大于武器化。国际社会及核不扩散机制都不允许伊制造核武器，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成为下一场中东战争的导火索。伊核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可能性大于武力手段，美伊双方都具有提供“胡萝卜”和“大棒”的能力，都对遭受惩罚或报复具有恐惧感，只有通过外交渠道加深相互了解，才能减轻误算和误判对手能力和意图的可能性。国际社会普遍对战争存有负面印象^[21]，美国奥巴马政府不但愿意和其他国家一道与伊朗谈判，而且考虑进行双边谈判，也加大了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

四、结语

中东政治、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东国家寻求核技术具有多样化的动因。核选择动因的错位容易引发中东国家间安全困境加剧，反过来牵制了这些国家寻求核选择的能力。美国竭力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结构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导致以色列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广大中东伊斯兰国家不仅不能寻求核武器，而且未自主拥有一座正在运转的核电站。美国中东核安全政策引起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竞相寻求核选择，对美国中东核安全战略构成了巨大挑战。

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出于地缘政治、外交理念与能力等原因，中国并未完全参与到中东安全事务中。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增加，以及中东国家或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中东政治棋盘。由于被寄予较高的期望值，中国既可能因成功解决中东问题而获得政治红利，也可能因失败或难有作为而遭到各方的指责。在伊朗核问题中，中国需要促成双方外交谈判。因此，如何趋利避害，提升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将是中国处理中东核问题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Regina Cowen Karp. Security with Nuclear Weapon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 [3] I. TH. Rosenquist. Comparative Economics of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Fuel[M]. C.F. Barnaby, ed.,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London: Souvenir Press, 1969.
- [4] Saira Khan. Nuclear Proliferations Dynamics in Protracted Conflict Reg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M].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 [5] Leonard S. Spector. Nuclear Proliferation Toda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 [6]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Egypt[EB/OL]. [2009-04-19]. <http://www.fas.org/nuke/guide/egypt/nuke/index.html>.
- [7] Ernest W. Lefever. Nuclear Arms in the Third World[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 [8] Henry Paolucci. Ira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Griffon House Publications, 1991.
- [9] Michael J. Engelhardt. A Nonproliferation Failure: America and Israel's Nuclear Program, 1960-1968[J].

-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Fall-Winter 2004, 11(3).
- [10] Gerard C. Smith and Helena Cobban. A Blind Eye to Nuclear Proliferation[J].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9, 68(3).
- [11] Yahia H. Zoubir. Libya in US Foreign Policy: from Rogue State to Good Fellow?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2, 23(1).
- [12] Jon B. Alterman. Coercive Diplomacy against Iraq, 1990-98[M]. 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4.
- [13] Avner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4] Shai Feldman.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Middle East[M].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7.
- [15] Dan Reiter. Preventive Attacks against Nuclear Programs and the “Success” at Osiraq[J].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July 2005,12(2).
- [16] Bruce W. Jentleson and Christopher A. Whytock. Who Won Libya: The Force-Diplomacy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ory and Policy[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5/06, 30(3).
- [17] Egypt to Begin Nuclear Programme[N]. Al Jazeera, 2006-09-27.
- [18] UAE committed to nuclear transparency: UAE newspaper[EB/OL]. [2009-04-17].
<http://www.zawya.com/Story.cfm/sidWAM20080826093921213>.
- [19] Henry Sokolski and Patrick Clawson. Checking Iran’s Nuclear Ambitions[EB/OL]. [2009-04-17].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368.pdf>.
- [20] Graham E. Fuller. The Hizballah-Iran Connection: Model for Sunni Resistance[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7, 30(1).
- [21] Alexander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M].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s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Nuclear Options

ZHOU Shixin

Abstract There exist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al dynamics when a nation seeks nuclear options: nuclear weapons and civilian nuclear projects. Only when the nuclear options satisfy the need of dynamics can they maximize national interests. The nuclear options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ir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s, but also b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s multiple standards for the nuclear options of Middle East nations, which practices the opaque, tough and moderate nuclear policies. The flexuous development reflected the divergence between Iranian nuclear projects and its dynamics, so that it is in a critical stage.

Key Words Middle East Security; Dynamics of Nuclear Options; US Middle East Policy; Iranian Nuclear Issue

(责任编辑: 汝 涛)